

32.256  
704

## 編者的話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一系列的变化。本书收集了关于人民公社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关系的文章十二篇，具体地分析和闡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关系各个方面变化情况和特点，可以作为研究人民公社經濟問題的参考材料。其中除六篇文章曾分別在“經濟研究”第十期、第十一期刊載外，其余均为未发表过的文章。本书所收集的关于改革財貿体制和机构的两个报告，均系試行草案，仅供各地研究参考之用。

“經濟研究”編輯部 1958.11.1

✓ 2349019 05389

# 目 录

- 关于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問題的探討 ..... 張卓元( 1 )  
論政社合一的伟大意義 ..... 烏家培( 13 )  
从鴻順里看城市人民公社 ..... 谷書堂、夏山、廖霖( 19 )
- 論供給制
- 我国共产主义分配制度的萌芽 ..... 駱耕漠( 30 )  
农村实行供給制的伟大意义 ..... 何畏( 43 )  
修武县人民公社試行供給制的調查報告 ..... 孙尚清、施修霖( 54 )  
試論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分配制度的变革 .....  
..... 烏家培、陈吉元、周慎芝、唐宗焜( 68 )
- 关于人民公社財政問題的初步探討 ..... 協力( 80 )  
試論人民公社化后的农村商业問題 .....  
..... 孙涛、刘云林、朱介于( 89 )  
黑龙江省双城县兰稜人民公社改革財貿体制的試点情况 ...  
..... 中共黑龙江省委財貿部工作組( 97 )  
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建立前后經濟情況变化調查  
..... 中共河南省委財貿部和尚桥試驗田工作組( 114 )  
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关于改革財貿机构和管理体  
制的概况 ..... 中共河南省委財貿部和尚桥試驗田工作組( 124 )

# 关于人民公社 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問題的探討

張卓元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我国蓬勃的发展，提出了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新問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根据目前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形势看来，公社的規模以一乡一社者居多，也有一县一社或几县合併为一社者；有些地方，是在县的范围内建立了县联社。这些形式不一的人民公社究竟将如何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很值得大家重視和研究。下面，仅就我們平日接触的有关材料，联系最近到河南修武县人民公社調查的粗浅体会，对农村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問題进行初步的探討。不当之处，希望同志們指正。

## 一 从修武一县一社談起

河南省修武县人民公社，是一个包括全县 29273 戶、13.5 万人的大型人民公社。共有耕地 30.6 万亩，平均每人 2.26 亩；农作物以小麦、玉米、棉花等为主，物产丰富，适合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

修武县于 1955 年底实现了高級合作化，建立起 35 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戶数占总农户的 99.9%。但是，1957 年夏，正当全县人民群众热火朝天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时候，右傾机会主义分子 ~~如毛泽东~~（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却大喊“大社不优越”、“~~问题很多~~”。在这种錯誤思想指导下，全县 35 个高級社就划

分成 245 个自負盈亏队(实际上是小社),牲口強迫分槽飼養,自留地大大增加,农村資本主义自发勢力跟着囂張起来。隨着全民整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广大农民和幹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出現了农业生产建設高潮。同时羣众紛紛要求合併小社,打破乡界成立大型人民公社。修武县人民公社就在这种众望所趨的形势下誕生了。

修武县一县一社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第一,生产大跃进,要求調整原有的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併大社,轉公社。从兴修水利方面来看,过去在小社的情况下,搞全县河网化是有一定困难的。仅蓄水一項,处于低洼地区的合作社就会因蓄水而大大減少收入。而在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就能因地制宜地进行合理的规划,使一个有万人以上参加、总土方任务达 400 万方的渠、庫、井、塘、坑、电、船七結合的河网化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第二,党的堅強領導和羣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是实现全县公社化运动的决定因素。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結合清算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等的錯誤的斗争,在全县农村中进行了两条道路的大辯論,广大农村幹部和貧农、下中农,紛紛貼出自己的大字报共 31 万张,大鳴大放,向資本主义勢力开火。由于过去大家吃过大社分小社的苦头,要求併大社的情緒特別高漲,因此当县委提出办全县性的人民公社以后,很快就得到大家的热烈贊成。由此看来,潘复生等的錯誤反而变成为极其生动的反面教材了,坏事变成了好事。此外,修武县本身的自然、經濟条件,与搞成一县一社也有密切关系。修武县是一个小县,北面是山区,南面是平原,人口仅 13.5 万,分 16 个乡 245 个自然村,平均每乡不到一万人。一乡一社太小,不能滿足羣众併大社的強烈要求;几乡一社不好划分,山区平原分別建社也不恰当,不如索性全县一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一致决定一县合为一社。

由此可见,修武县併大社、轉公社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的。但在建社的过程中,一些幹部和羣众对于建立目前这样一个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却有一段从自发到自觉的認識过程。最初,

县委在7月18日召开的有5千余人参加的扩大干部大会上，只宣布以县为单位将245个小社合併成为一个大生产合作社，并命名为“修武县跃进生产合作社”。八月初，他們也还认为跃进社只是一种生产組織，不應該同党、政机关混合。但是，應該說，广大幹部和羣眾所有这些行动，在实质上已經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始，只要党及时地加以启发和领导，就能使运动健康地发展起来。从这里我們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該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具有如何深刻的羣眾基础！

修武县人民公社和一般一乡一社的人民公社在基本点上是相同的，即一曰大，二曰公。它們不是經營項目比較简单的农业生产組織，而是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全面結合的、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組織单位。但是，一县一社和一乡一社在某些方面也还有一些区别。例如一县一社比一乡一社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解决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和因地种植的问题；在調配全县劳动力大办鋼鐵，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設和爭取农业大丰收方面，也有很大的方便。特別是对于公社的收入，也由公社在全县的范围内而不只是在一个乡的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分配；在这里，国家对于公社收入的分配有了更大的影响作用或决定作用。在财务分級管理方面，一县一社和一乡一社有着較显著的区别。目前人民公社的体制，一乡一社的一般采取公社、大队、小队三級管理組織，公社对大队、大队对小队实行計劃管理。修武县人民公社采用的是公社、大队、中队、作业組等四級管理組織，其中中队和作业組二級組織类似一乡一社的大队和小队，只是多了一层大队的組織，它和原来的乡政权合而为一。在一县一社的情况下，設立相当于原来乡規模（一般拥有一万至三万左右的人口）的大队組織是有必要的，因为县公社对于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中队（一般包括一、二百戶左右）不可能进行直接领导，否则会因中队太多而不胜其繁。設立大队，可以作为公社的代表直接领导所属中队的生产活动，这正如将来建立县联社或县总社以后，需要以現在的乡公社领导所属单位进行生产活动一样。这样，县公社在

实行計劃管理中，对于大队这一級組織應該建立怎样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有些同志主张实行一种由公社集中領導，大队完全按照公社的計劃組織生产而在財务上进行單純报帳的办法。我們認為，县公社对于大队一級（即原乡一級），應該实行分級管理，即让大队在服从公社統一計劃和实行統一分配的原則下，給予一定的經濟独立性，使大队有权根据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地發揮其生产和經營的积极性，广泛开辟財源，既完成公社計劃，又有一定的发展本大队生产的机动性，并且这种机动性應該比一般的包任务、包投資、超产奖励等关系更大一些。

归纳起来，一县一社和一乡一社的不同点不外乎是它更大而且更公，上述财务管理等問題都是从这两个不同点发端出来的。一县一社比一乡一社更大，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資源方面，都是如此；因而如前所述，它就能使农林牧副漁更全面的发展，工农商学兵更完滿的結合。一县一社也比一乡一社更公，也就是說，它包含着更多的全民所有制因素，更加接近全民所有制。公社化以后，社併大了，生产資料私有制逐渐消灭了，公共財产增多了，这时，由集体所有制轉向全民所有制的問題就集中表現为分配問題。只要国家能按全民的要求决定公社收入的分配，支配公社的积累和統一社員的收入水平，使社員的收入水平同他們所創造的国民收入和他們所支配、使用的生产資料多少好坏相分离，也就在实质上解决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問題。因为这时公社社員对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权，已經沒有实现自己的任何經濟形态了，因而也就否定了这个所有权自身，和全民所有的國营企业可以說沒有什么两样了。在这方面，一县一社比一乡一社走得更远些：（一）一县一社比一乡一社，使国家更易于影响或决定公社收入的分配，动用公社的积累；同时还能够限制一县以內因不同經濟条件的地区（例如穷村和富村）所产生的积累水平高低不均的現象。（二）一县一社可以在全县范围内統一社員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因为在一县一社的条件下，社員的收入水平就不象过去那样依赖于小范围（或小集体）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了。社員的生产的

客觀條件既在一縣範圍內均等化了，收入水平自然也就均等化了；這樣，就能消除貧富村社員收入差異較大的現象，使公社社員的收入水平在全縣的範圍內統一起來。不過一縣一社目前只意味着在全縣的範圍內實現了全民所有，它和國營企業（如鞍山鋼鐵公司）還不完全一樣，後者的企业基金和產品都是全民的財產，可以由國家直接支配和調撥，其盈虧也是直接屬於國家的。

從以上所述看來，一縣一社和更大、更公的發展，對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有密切關係的，以下再對“大”和“公”的關係問題作進一步的考察。

## 二 “大”和“公”的辯証關係

目前我國公社化運動，是從小社併大社開始的。併大社是轉公社的決定性步驟。在併大社、轉公社以後，羣眾的集體觀念和整體觀念更加提高了，他們更加相信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能够把生產搞得更好，並將自己的一些家庭副業也交給公社經營，相信自己的公社領導人能夠很好地組織公社的生產和處理公社的收入。另一方面，由於政社合一，國家就能夠直接插手管理公社的生產，逐步按全民要求掌握和動用公社的公共積累，以滿足在更大範圍內發展生產和集體福利方面的需要。這樣，人民公社就開始突破集體所有制的框子，開始走向全民所有制，這是很自然的。猶如生產社會化要求生產資料公有制一樣，人民公社由於更“大”（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就自然要求更“公”。這裡所要求的“公”，一方面是消滅私有制的最後殘余，擴大集體所有制，並且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战斗化、生活集體化；另一方面，量的增加會引起質的變化，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擴大，使農民同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權更加疏離，擺脫在較小範圍內對集體所有制的較大的依賴性，因而使它更接近於全民所有制和易于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並且由於國家逐步支配公社的公共積累，和在公社範圍內實行統一的供給制和工資制而日益增長着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反過來，“公”又鞏固了“大”。社的規模大了以後，只有更“公”，才能鞏固公社本身，才能更有利

于生产的发展。例如只有逐步消除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殘余，实行生活集体化，才能割断私有制的最后的尾巴，彻底消除产生資本主义或小私有制自发势力的最后可能；又如国家能較直接地支配公社的公共积累，就能从全民利益出发扩大社会再生产，这对公社社員也是更有利的。

必須指出，我們也不能把“大”和“公”的关系理解得絕對化了。的确，一县一社更易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也指出，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組成联社，这显然是同引导公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关的。但是，第一，“大”是需要有一定条件的。一般來說，要实行一县一社，除了要具备較高的羣众觉悟条件和幹部的領導經驗以外，还要具备生产較大跃进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为一般社員收入水平在較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使原来穷村社員的收入水平接近富村社員的收入水平，創造出較为充分的条件；否則就不易于解决穷村农民和富村农民原来由于經濟上的差別而产生的收入不均的矛盾。（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富村和穷村由于經濟上的差別，而产生的收入不均程度，有时甚至达到一倍以上。根据我們在修武县的調查，去年有些富村的合作社社員的收入，就比穷村合作社社員的收入高一倍左右。）所以，虽然办大型公社或一县一社，并不如人們想象得那么神秘；但是，我們也不要不顾条件地認為可以任意去搞一县一社。在全国范围内，目前除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一县一社以外，多数还是以一乡一社并組織县联社为宜，然后再合併为一县一社以及数县一社；这样由小到大，逐步提高，将更有利于公社的巩固和生产的发展。第二，“大”了不一定就会“公”到“全民所有”，即使一县一社，也不等于馬上就解决了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問題（如在省和专区不能完全支配該县公社的公共財产和积累的情况下）。反之，要过渡到“全民所有”，也不一定非要大到一县一社不可，即使是乡社合一的公社（它已經比过去的高級社大了好几倍，十几倍或几十倍了），只要公社的公共积累能由县来調度，社員收入水平能大体統一起来，也就在实质上开始轉变为全民所有

制了，它和县的关系近于全民内部的大公和小公之間的关系。例如，河南鲁山县馬樓乡人民公社，今年就計劃向县联社上交利潤360万元，作为全县投資之用，这和在一县一社的情况下，积累可由县支配有什么两样呢？由此可見，判断一个人民公社的性質是否全民所有，不能仅仅考察公社規模的大小或生产发展的水平，主要是看它和国家以及公社内部的实际关系。

因此，我們必須辯証地去理解“大”和“公”的关系，既看到“大”对“公”的决定作用，又不能把这个决定作用絕對化，而且还要看到“大”和“公”同样还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羣众政治觉悟等条件。

### 三 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两大条件的分析

公社化运动提出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問題，但是过去，某些同志对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有一些錯誤想法和神秘观念的。其中第一种錯誤想法是片面地認為只有在生产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考虑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問題。这些同志过分強調物质生产基础因素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的作用，見物不見人，以为非得等到农村实现机械化、电力化和社会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以后，不能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的同志甚至認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只能和由按劳取酬向各取所需过渡同时实现。他們都把物的作用偶象化了，看不見党的政治领导和羣众觉悟条件的作用，看不見人的主观能动的作用。第二种錯誤想法是由于对我国农民的革命性作了过低的估計，以为向农民提出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問題，农民就受不了，以为目前要使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就等于是侵犯农民的利益，因而会遭受到农民的反对。他們沒有看到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以来一直和工人阶级結成了巩固的联盟，具有高度

\* 我們在这里撇开了例如某些手工业合作社直接轉为全民所有制的情况。

的革命性。只要党指出向全民所有制逐渐过渡更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农民是会坚决拥护而乐于接受的。自然，由于穷村和富村经济差别的存在，逐渐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对富村农民收入的提高暂时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挂了帅，问题就容易解决，而且这从总的方面来看，从对生产和社员的长远利益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公社化后，生产一跃进，社员的收入水平必将很快提高，以至大大超过过去富村社员的收入水平。此外，也有些同志对于集体所有制理解得有些片面和机械。他们如同一些同志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取酬”的两重性（即既有刺激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有体现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面）认识不清一样，对于集体所有制所具有的两重性也认识得不够全面。他们没有理解到，集体所有制虽然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之一，但是它终究还是较低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犹如社会主义社会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和母胎一样，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带有“私”的残余的公有制。某一集体经济单位对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其它集体经济单位来说，还带有“私有”的你我界限，因此资产阶级法权也就保留得较为明显。例如，某一个农业社如果所处自然条件较好，占有生产资料较多，就能得到一笔额外的纯收入（级差地租），因而它在经济上就富裕些，反之就穷困些；在这里，你我界限是分得相当清楚的，资产阶级式法权是表现得相当浓厚的，而由此带来的富村和穷村的差别也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把个体农民引上合作化道路，这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胜利。但是，我们要不断革命，不断革私有制残余的命，只要我们有条件就要及时地割掉农村中最后的私有的根，把集体所有制及时地引向为全民所有制。

以上三种错误想法，可以共同归结为：对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理解得不够辩证。他们都片面地把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看成是很遥远的事情，似乎和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还结合不起来。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只是从书本上的理论来看问题，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农村的实际，没有在深刻体会群众的生产

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基础上，把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集体所有制如何通过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形式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呢？怎样才算完成了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呢？前面已经提到，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两个主要条件，一个是国家能够支配公社的公共积累，一个是统一公社社员的收入水平（这个统一也不是绝对的全国一样，但是应该在较大地区范围内统一起来，并且要使和邻近地区的水平相差无几）。我们认为，在这两大条件下，使国家能够支配公社的公共积累（除上缴的税收等部分之外）这一条件，对于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走向全民所有是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为什么呢？第一，公社的公共积累受国家的支配，就意味着公社的公有财产在实质上转为全民所有。（公社社员原有的股份基金，也将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和积累一样转为全民所有。）这样，国家就可以使公社的积累作合理的利用，例如兴办地方工业；兴办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通过调剂各公社的积累来帮助经济条件较差的公社迅速赶上先进公社的生产水平，达到共同高涨的目的；等等。这就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水平和公社本身积累的多少分离开来了，使公社的积累不作为它本身所独有的繁荣和发展的条件了。第二，由于公社的公共积累受国家支配，公社的收入在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比例上也必然会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因而进一步使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与其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分离开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它在实际上决定着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第二大条件（统一收入水平）的实现。由此可见，只要国家能够支配公社的公共积累，就从根本上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子，向全民所有制跨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国家支配公社公共积累不仅是公社转向全民所有的决定性条件，而且从目前看来，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象人们原来所想象得那么困难。在这里，乡社合一或政社合一首先给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政社合一以后，国家就能直接参与公社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组织工作和收入分配过程；而由于国家财贸机构的下放，使全民所有制因素渗透到公社里面去，就增加了公社的全民所有制成分，从而

更加強了国家对公社的領導。同时，生产的大跃进和农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也給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在稳定和提高社員收入水平的条件下，社員对国家动用公社的积累是不会有多大意見的。当然，国家在着手支配公社公共积累的时候，也还要考虑逐步进行的步驟和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能一蹴而成。但是，我們認為，在具备一定条件之后，国家迟插手不如早插手更为主动些，因为等到貧社和富社在經濟上的差距扩大了以后，等到社員和干部对公社积累的小范围的占有观念浓厚起来以后，或者等到他們覺得公社自己占有积累于己有利而滋长本位主义的时候，就会积重难返，使过渡困难些，工作被动些。由此可见，人民公社在成立以后，就开始具备轉向全民所有制的条件，并且随着国家逐步支配其公共积累（目前正是这样做的）而日益包含着更多的全民所有制的因素。

須要指出，即使国家易于支配公社的积累，公社由集体所有向全民所有的过渡还是逐渐完成的。問題在于，国家对于公社具体的积累水平的控制和收入水平的統一，是逐步完成的。在国家还没有完全做到支配公社的积累和統一公社社員的收入水平以前，不能說完成了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而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为要改变长期沿袭下来的不同地区由于經濟上的差异，而带来农民收入不均的現象，逐步把他們的收入水平在提高的基础上加以統一，是不容易的。这里关键在于生产要有較大的跃进，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要有較迅速的提高。因此，中央正确地估計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是一个过程，可能需要三、四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自然，經過我們的努力，这个时间也不可能縮短的。事实上，目前許多地区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将有力地促成上述条件的加速实现。例如有些省份（如河南省）考慮到农业大丰收的形势，作出一般将公社总产值30%左右作为社員消費基金，其余70%作为补偿本年度生产費用和积累等之用的指示，就是要使公社的积累有較大的增加，使某些特別丰收的公社不致于将绝大部分增加的收入用作消費基金，造成不同公社社員收入悬殊的現象。又如許多地区規定，在今年农业生产大丰收的情况下，对提高

社員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要有所掌握，根据不同的情况給予不同的处理。对于过去社員的收入尚未达到当地富裕中农收入水平的公社，今年可使社員的收入較大幅度的提高，以便迅速赶上和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对于过去社員收入已經达到当地富裕中农收入水平的公社，今年社員的收入就不宜作較大幅度的提高。这也是限制不同公社社員收入悬殊的有效措施。此外，各地人民公社正在广泛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半供給制（粮食、伙食或基本生活需要的供給制）半工資制的分配制度，就不仅向統一社員的收入水平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而且还不难看出共产主义因素正在人民公社内部日益成长中。所有这些，說明要實現社員收入水平的統一，已經不是什么遙远将来的事情了。

綜上所說，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步驟大致是：首先由国家逐步支配公社的公共积累；逐步影响以至决定公社收入的分配；在公社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由国家統一規定社員的收入水平，最后完成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 四 掌握时机，不断革命，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从以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們党是怎样英明地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依据我国具有六亿人口和一穷二白的条件，利用由于整风和反右斗争胜利以后带来的生产大跃进的时机，及时地引导广大农民羣众由高級社过渡为人民公社，以便更加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作为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适当形式。我們相信，根据目前公社化高潮的形势，加上我国农民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由集体所有向全民所有过渡，将远較过去由私有向集体所有过渡容易些，順利些，同时这样做也并沒有什么危险性，不会带来生产的破坏和损失。由私有到公有是一个大的質变，对农民來說，这一关是比较难过的，因此解决农村問題的关键在于搞合作化。而一經實現生产資料的集体公有制以后，要更进一步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农民就不会象过去那样恋恋不捨。过去，我們大家都体会到，在土改以后，

如果不及时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而是安于小农經濟的現狀，讓农民自由地發揮其个体經濟的积极性，就会对合作化运动带来愈来愈多的阻碍和困难，因为那样必然会使农民加深对土地和其它生产資料的私有觀念，不断向两极分化而培植起新的富农阶层，使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对象发生变化（随着貧农上升为上中农，立場和思想意識也必然发生变化），而貧苦农民也会埋怨我們見死不救。因此，当时越是及时地通过从低級到高級的互助合作形式，組織农民参加合作社，就能使合作化运动越順利地开展起来。現在，我們也同样可以設想：在实现高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如果我們能利用目前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时机，及时地将集体所有制引向全民所有制，一定会比将来集体所有制巩固和发展以后再搞全民所有化容易得多。這是我們党领导我国革命的重要經驗之一。这个經驗告訴我們要进行不断革命，使社会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觉悟的提高，使广大人民羣众的革命热情接着一个革命又一个革命而不断提高起来，鼓足干劲，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劳动积极性和創造性，以提早实现人类最美妙的理想——共产主义。

由此可見，只要我們从具体情况出发，掌握时机，采取不断革命的办法，将逐步地順利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伟大历史任务。这种变革虽然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却为生产更大的跃进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創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总之，事物发展的辯証法将是这样：生产跃进（生产力方面的因素）和人民羣众觉悟的提高（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要求改变或調整生产关系（不管是合作化、公社化或全民所有化），而生产关系的改变或調整，又将更加促进生产的跃进和人民羣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正是我国革命辯証发展总鍵条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組成环节。

（原載“經濟研究”1958年第11期）

# 論政社合一的伟大意義

烏家培

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区别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与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大”和“公”有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导源于“大”、体现着“公”，另一方面巩固了“大”、促进了“公”的发展。所谓“大”，就是指公社的规模大、范围广、人多地多力量强。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一个社，等于一个乡，原有的乡如果太小还要併成大乡；不仅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于是，政权机关与经济组织合而为一了，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政社合一后，使得公社的集体经济和乡级、县级的国有经济得到了密切的结合，使得国家有可能直接影响以至决定公社收入的分配，便利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便利了国家对内作用的逐渐消失，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这就使公社更“公”，即更加集体化、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共产主义化。

在全国二万五千个左右人民公社中，一般都是一乡一社。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乡级各办事机关就是与公社“对口”的各办事机关；乡党委书记兼任公社党委书记，乡长兼任社长，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兼任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一班人马。看来，将来只要一块牌子就可以了。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一县一社或者一县数社成立联社的情况。这样，社的规模更大，公的成分更多，乡社合一也就进一步扩大为县社合一了。

政社合一是社会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迫切要求调整原有的上层建筑同它相适应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

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經濟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当經濟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时，就需要及时地調整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今年，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农民羣众社会主义革命热情的空前高涨，社会生产力猛烈发展，迫切要求調整原有的生产关系。这就引起了經濟基础的重大变化，而經濟基础的变化，要求直接为其服务的并与其最接近的上层建筑——基层政权作相应的改变。事實証明，在併大社轉公社以前，由于乡社工作的分离，政治任务和生产要求是容易脱节的，农业社与乡政府之間存在着小集体与大集体的矛盾，对进一步发展生产发生了不良的影响；而在併大社轉公社之后，社的規模扩大到乡的范围，或者超过了原来小乡的范围，归併成立大乡，一乡一社，乡社就沒有分設并存的必要了，很自然的調整了乡社关系，解决了乡社之間的旧矛盾。事实上，在公社建立之前，政社合一的新因素就已經出現了，合作社在乡人民委員會的委託下，起着某些基层政权的作用。有些地区早在公社化运动到来之前，就已經由于併小社为大社而实行了政社合一，对生产建設和政权工作进行集中統一的领导，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例如浙江舟山螞蚊島五年来一直是一島一乡一社；四川簡阳县射洪乡远在1955年12月就实行了政社合一的办法。

政社合一是公社規模大、范围广、方面多、綜合发展要求进行集中統一領導的結果。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生产过程愈采取社會的規模，加強集中統一的领导就愈成为必要。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的統一体，肩負着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的建設任务，沒有集中統一的领导，便不可能統一意志和行动，相互协调配合，貫澈党的各项方針政策。领导一元化要求在組織形式上实行政社合一，把政权工作和生产建設置于統一领导之下，以便推动各项工作协调地全面大跃进。

由此可見，政社合一是伴随着併大社轉公社而来的客觀的必然趋势。它使人民公社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組織領導上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巨大变化。

政社合一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子，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創造了方便的条件。政社合一后，公社的集体經濟就同乡办、县办的国营經濟互相結合，使得公社集体所有制里面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不仅如此，財貿信用机构下放到社，一方面算是公社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业务部門的基层单位，这就更增加了公社的全民所有制成分，便于向全民所有制直接过渡。有人怀疑，这是不是使全民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倒退了一步。不是的，这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迈进了一大步。这不单是因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由国家领导的，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以其全民經濟渗透到集体經濟内部去了，使其逐漸变質，最后成为全民所有制。政社合一后，加強了国家对公社的领导，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和直接决定公社收入的分配。首先是控制和支配公社的积累，以至把它全部变成为国家投資；其次是統一社員的供給标准和工資标准，尽可能統一社員的收入水平。这样一来，社員对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权，便丧失掉实现自己的任何經濟形态。当然，这个过程是随着公社生产的发展和社員觉悟的提高有步驟地实现的。国家从全民利益出发，动员公社的一部分公共积累，用于在較大范围内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举办集体福利事业，是符合缩小社与社之間的經濟差別和保証社員羣众共同富裕的利益的。在县联社的形式下，国家就是这样向各个公社提取一定数量积累用于县范围内建設的。政社合一的本身即意味着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之間的界限开始消失，它使社員的視野从小范围内的集体扩展到一个乡、一个县以及全民范围的国家，它为冲击一切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資产阶级思想习惯、提高集体主义的思想风尚打下了客觀基础。可以說，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从建立时起就具备了轉向全民所有制的可能。政社合一还意味着国家能够直接插手管理公社的生产，把公社的主要經濟活动納入国家的統一計劃，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政社合一便于国家对內作用的逐漸消失，促使国家在领导經濟文化方面的职能从政治职能变成社会职能，为实现对物和生产